

# 六、美國總統大選之中國議題觀察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黃瓊萩主稿

- 兩黨候選人皆打「反中牌」，惟當前激烈的反中立場在選後是否能維持以及如何維持，才是真正的問題核心。
- 倘川普連任，美中關係將以貿易談判為主軸，人權、意識形態、美國固有盟友的態度相對次要，甚至僅是工具性地位。
- 若拜登勝選，對中政策不會更極端，但也很難回復先前對於中國崛起的樂觀心態，反而使得美中對立情勢更為穩固而持久。

## （一）前言

毋庸諱言，2020 年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的重要年代，而隨著這特殊的一年即將邁入尾聲，全球政壇屏息以待的大事件非美國大選結果莫屬。此次美國大選結果是否再次實現政黨輪替，影響所及不僅僅是美國內部各層面以及疫情的發展，更將主導全球政治局勢的走向。當前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對立情勢日益嚴重，未來白宮執政者的對中政策更將大幅影響世界各國處理對外關係的態度與策略。現任美國總統川普自選戰開打以來，即不斷打「反中牌」作為攻擊對手拜登的主要策略（例如「拜登贏，中國贏」的口號）。相對之下，拜登的中國政策似乎顯得較為軟弱，而隨著選戰接近尾聲，北京明確反對川普連任的訊息日益明顯，也等於變相地支持拜登。然而，倘若拜登當選，是否就能扭轉目前美中之間的敵對狀態？筆者認為答案必須從兩位候選人的個人風格以及其所代表的兩大黨的固有對中路線來研析與判斷。

## （二）川普的中國政策：川普個人立場與共和黨傳統路線

作為已執政近四年的在任總統，川普確實是一名「非典型政客」，亦即其對外政策的風格和手段，經常超乎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預期，也很難歸類出一個特定的對中政策路線。在他諸多看似非理性的決策行為底下，許多與中共攸關的策略，似乎以短線操作居多，而不具備

長遠考量，也因此川普的外交政策經常招致各界批評，認為他違反美國國家利益，也拋棄美國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回顧 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在競選時期，川普即猛烈批評美國的亞洲政策，尤其是對亞洲國家開放市場，以及沒有針對幾個操縱貨幣而造成美國的損失的國家提出賠償要求等等。彼時川普的許多對外政策宣言，包括對中國大陸提高關稅壁壘，事實上在他當選之後皆一一實現。

然而在川普執政之初，他與北京的關係事實上相當友好。川普曾多次透露他和習近平「關係良好」，而且即便後來堅持對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戰，川普家族事實上在他的第一任期內從中國大陸市場得到不少好處。例如 2017 年 4 月份川習會在佛羅里達州進行的當天，川普女兒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即獲得北京政府批准她所申請的三個公司商標，此後兩年伊凡卡陸續獲得更多在中國大陸的商標權。而川普家族與中國大陸金融業的關係更是密切，據聞從川普入主白宮之前即已如此。而在疫情爆發之後，美國因肺炎死亡的人數節節攀升，川普更是在此時刻大打反中牌，堅持使用「中國肺炎」一詞來對北京究責。但仔細觀察其言論，川普並未對習近平個人進行抨擊，僅說「對習近平的感覺變了」。由此可見，站在他個人的立場，川普對中國與對於習近平的態度，並未如表面上呈現出來的那般強硬。

另一方面，共和黨傳統上走的是反共路線，但是相信資本主義，甚至有重商主義傾向，這一項特點與川普個人的出身背景相當契合，也使得共和黨傳統外交路線較為重利而務實。綜觀美國歷史，共和黨的對外政策也較民主黨更為保守避戰。此即為何今年 7 月份白宮要求中共限期關閉駐休士頓使館時，共和黨內部即出現反對之音，認為川普此舉大為不智。而在今年選戰開打之前，事實上川普並未拿新疆議題來批判與制裁中國大陸；換言之，自 2018 年之後，即使美中貿易戰進行的如火如荼，但川普在選戰開始前，並未在意識形態與人權議題上另闢戰場。

由此可見，川普個人立場與他所代表的共和黨，在對中政策上並未有很大的歧異；川普個人風格確實跳躍而難掌控，但是至今為止，他的智囊團推出的中國政策事實上還是維持一貫方向，即盡其所能減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與極大化美國的利益。而為了選戰所需，川普團

隊打出「反中牌」，並專挑北京痛腳下手，用以揭示對手拜登陣營的相對親中；但是此強硬反中路線是否在其勝選後能持續，其實難以確定。

### （三）拜登的中國政策：建制派的拜登與民主黨固有立場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擔任參議員時期，曾經與江澤民會面，就導彈、人權與臺灣議題和中共高層展開辯論。拜登更曾經參與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過程。在那段時期，拜登對中國大陸的看法是相對樂觀的，他曾經對媒體表示美國歡迎中共作為一個大國崛起，其前提是中共遵守與核武器和人權相關的國際準則。而拜登在歐巴馬主政時期擔任副總統，他個人與習近平多次會面，亦有私交。拜登曾被爆料與中共高層過從甚密，近期他的兒子杭特·拜登（Hunter Biden）也被美國媒體指控與中國大陸企業關係匪淺。不論指控真實與否，拜登過去的中國經驗與立場，皆可說明他個人在看待中國大陸發展成為當前美國最重要對手這件事情上，初時採取樂見其成的立場，原因是他和許多民主黨知識分子一樣，對於當前的全球政經建制相當有信心，深信一旦中國大陸進入全球經貿網絡，將因開放市場以及與全球政治經濟體制相互磨合，進一步往民主化的方向演進。

2020 年的拜登身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不像川普在中國政策上堅持個人色彩，而是與民主黨的對中政策路線相互配合。面對川普狂打「反中牌」，拜登陣營也跟進，包括批評北京的新疆政策與治港手段、取消「一中政策」、以臺灣關係法來處理美臺關係等等。就對中國大陸提高關稅這一層面而言，民主黨與川普的立場相同，也接受以「掠奪式經濟發展模式」來定義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行為。而且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發表的數據，目前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偏向負面。如此情況底下，拜登與民主黨必須考慮選情發展，不太可能不打反中旗幟。不過，作為建制派的拜登，倘若能在這一次大選之後順利入主白宮，輿論預期他會採取溫和抗中的手段，藉由積極修補與固有盟友的關係，再聯合歐洲與日韓等國家對抗北京。從此角度來判斷，拜登陣營將接受美中關係大抵維持對立與對抗的長期態

勢，而對外政策的重心在於維繫既有聯盟的穩固，以保持美國在與中共抗衡過程中的優勢地位。這樣反而可能使得華府採取與北京敵對的立場更為持久不墜。

#### **(四) 結語**

觀察目前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兩大候選人陣營如何打反中牌來操縱選情，可以發現即使兩黨皆強調自身的反中立場，在具體操作手段上還是有明顯區別。這些區別必須從候選人自身的風格、與中國和中共領導階層的關係、以及共和民主兩黨固有的中國政策路線來觀察。共和黨傳統上反共而重商，對外政策保守，而川普個人風格強烈，但是商人出身的背景依舊影響他的對中姿態。可以預期倘若川普連任，美中關係依然會以貿易談判為主軸，人權、意識形態、美國固有盟友的態度，都是相對次要，甚至僅是工具性地位。而拜登雖有豐富的中國經驗，但他比較是典型政治人物的風格，其對中政策不會脫離民主黨路線太遙遠。若拜登勝選，想必會回到民主黨的慣有主張，亦即以內政為首要，尤其是控制疫情、補救因疫情影響而嚴重衰退的經濟與迅速上升的失業率，並補救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對中政策不會更極端，但也很難回復先前對於中國崛起的樂觀心態，反而使得美中對立的情勢更為穩固而持久。